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成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案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此[illegible]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衡爲質於楚公衡成公之子若公衡爲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不得有成長之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

我君宣公無傳無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疏 注周二至冬溫　正義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彼春無月則是竟春無冰此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穀梁傳曰無冰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杜言今之十二月者見此意也冬而無冰是時之失故書之記冬溫也

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疏 注周禮至故書　正義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

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
馬然則杜之此注多是司馬法文而猶以周禮冠之者以
司馬法祖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言此是周之禮法
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注論語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
革車一乘與此不同者鄭注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緣邊
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六十四井案鄭注小司徒
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
爲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萬井
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鄭所引
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此之所
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
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
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竟內之
兵案此一車甲士步卒摠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爲
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大

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必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此言四丘爲甸並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轂一乘耳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爲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於常譏其重斂故書之也穀梁傳曰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丘作甲非正也其意以爲四邑爲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故譏之今左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重斂之

事傳無明文而知必異穀梁以爲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爲齊難故作丘甲以慮有齊難而多作甲兵知使丘爲甸甲而倍作之也士卒牛馬悉倍於常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餘斂充之耳非作之也譏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此時亦應然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別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敢敵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邥垂之

杼屑嘉魟瑕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 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爲平戎

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 康公王季子也戎[illegible]遂欲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 叔服周內史

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疏 注康公至無備 正義曰宣十年經書王季子來聘傳言劉康公知即王季子也傳言平戎于王戎必遣使詣周受平但康公要戎者非要戎平還之使畢使來平不足伐也欲伐其國耳以未平之日設備禦周今既平矣戎必無備要其無備將遂往伐之故下云遂伐茅戎起兵伐其國也 敗績于徐吾氏 正義曰敗于徐

吾之地也茅戎已是戎內之別徐吾又是茅戎之內聚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之處爲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守治守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爲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鞌齊地

疏 注魯乞至齊地 正義曰此云盟主之令故不從與謀釋例云乞師不得從與謀所以不同者以事得兩通故互言之魯於晉與盟會雖二卿

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也書曹公子首者釋例曰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等差當春秋時漸以變改是故仲尼丘明據時之宜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也命者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皆以卿禮書於經衛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鄫之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盟會戰伐甚多唯曹公子首得見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是言首戚爲卿故書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曰袁婁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

【疏】注穀梁至十里　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遠且爰婁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

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緜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寧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疏注晉使至言歸 正義曰晉使齊還魯魯不用力故直書取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此不言齊人歸者不以好得非齊歸我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

疏注子重不書不親伐 正義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注云子玉稱人從告此云子重不書不親伐者彼以路遠或當不以實告此傳言侵衛遂侵我道路既近告當以實經傳皆言楚師例是將卑師衆故以爲子重不親伐所以弘通其義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

大夫會不貶嬰齊者

疏 注公與至君故 正義曰傳稱

時有許蔡之君故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公侯則貶之而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嬰齊會公計亦應貶而不貶者爲其會有蔡許之君蔡侯許男與公相敵嬰齊不與公敵故不貶也傳稱孟孫賂楚楚人許平即云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凡會且盟者必先會而後盟盟時蔡許在列會時必亦在焉以二君乘楚車謂之失位經雖抑而不書會時其身實在且二君與楚同行無容不列於會故知二君在會嬰齊不敵公也或以爲於時兵將嬰齊爲主蔡許爲王左右隸屬嬰齊則二君卑於嬰齊何由得與公敵斯不然矣征伐以主兵爲先盟會以尊卑爲序春秋之常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既稱人必非貴者爲其主兵猶序於上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於時晉爲盟主召

諸侯使集會而趙盾猶序於下文不先諸侯則知此特行兵楚爲其主會則蔡許在先故二君自敵公明嬰齊不敵公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趙武不書尊公也於是衛侯會之然則時有衛侯猶貶趙武者於時衛侯雖往晉將執之不得與會而趙武敵公故貶之也彼傳又曰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之於會已執其卿衛侯如晉晉即執之明其不得與會公無所敵故趙武敵公與此異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疏 注齊在至惡也 正義曰諸會盟同地而間無他事者例不重序其人此會盟別序者前會之時唯

公會楚耳蔡許從楚而行唯應蔡許在列秦宋以下諸國未至會盟人別故別序也諸征伐會盟實卿而貶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實是大夫而本合稱人者則傳皆言大夫此傳鄭公子去疾以上言其名氏則皆是卿也齊國之大夫則實是大夫故齊在鄭下爲非卿故也傳曰卿不書罪盟也謂匱盟之故并貶楚卿於是盟上始與中國相準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舊說亦隨文強生善惡之狀混瀆無已其不能得辭則皆言惡蠻夷得志然當齊桓之盛而經以屈完敵之若必有貶非抑楚也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同異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春秋未以存例也楚之熊繹始封於楚辟在荊山蓽路藍縷處草莽至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未能自同於列國故經稱荊敗蔡師荊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總其君臣至於魯僖始稱楚人而班次在於蔡下僖二十一年當襄王之世始與其會因列於公侯會于盂楚之君臣始同中國列然其辭猶尚多參錯至魯

成二年楚公子嬰齊出乃具列傳曰卿不書匱盟也兼爲楚臣示例也自此以上春秋未以入數自此以下褒貶之義可得而說之也杜氏兼爲楚臣示例者解傳言匱盟之意傳言卿不書故杜兼釋言諸侯之卿不書兼言楚卿亦不書是兼爲楚卿示例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

侯使孫良夫石稷寗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寗相寗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荅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

此止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詐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為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

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疏】注膊磔也 正義曰周禮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鄭玄云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方言云膊曝也 注取龍至未聞 正義曰外取內邑非魯之罪無所可諱而此獨不書故杜云其義未聞賈逵云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耳案楚子滅蕭嬰齊入莒皆殺楚人而經不變文以加罪此何當改文以諱惡也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以淫女見取猶尚書之此殺敵見取何以當諱知諱義不通故不從也 皆不對 正義曰子者指斥孫子其言並告諸將言皆不對者孫子與甯相向含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乃專與孫子言耳 注于奚守新築大夫 正義曰大夫守邑以邑冠之呼爲

其人孔子父鄹邑大夫時稱鄹人紇論語謂孔子爲鄹人之子即此類也　注軒縣至南方　正義曰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衆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鄭玄云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是先儒皆以闕南方故曲也家語說此事云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王肅云軒縣闕一面故謂之曲縣　注繁纓至之服　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以祀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樊纓七就異姓以封革路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鄭玄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彩罽飾之就成也玉路十二成金路九成象路七成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而亦成木路以淺黑

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亦五成是言天子諸侯樊纓之飾繁即鞶也字之異耳巾車又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其飾皆無樊纓是繁纓爲馬之飾皆諸侯之服也案儀禮既夕士薦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輅木輅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又于奚所請故云諸侯之服且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輅士喪禮爲送葬設盛服耳皆非正法所有也　仲尼至止也已　正義曰仲尼在後聞之曰此曲縣繁纓可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車服之器與爵號之名不可以借人也此名號車服是君之所主也名位不愆則爲下民所信此名所以出信也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此信所以守車服之器也禮明尊卑之別車服以表尊卑車服之器其中所以藏禮言禮藏於車服之中也義者宜也尊卑各有其禮上下乃得其宜此禮所以行其物宜也物皆得宜然則是利生焉此義所以生利益也利益所以成民此乃政教之大節也若以名器借人則是與人政也政教既亡則

國家從之而亡不復可救止也已言利以平民者平成也每車有利所以成就下民使國益民皆是利也此以曲縣繁纓與人假人器器耳名器俱是可重故并言名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衞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

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

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不中爲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

郤克將中軍士燮

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

酉師陳于䡴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

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己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丑父寢於轏中轏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而及爲韓厥所及丑父欲爲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

示脩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

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

君地本但爲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

無所逃隱屬適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

士若奔辟則爲辱晉君并爲齊侯著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

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

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

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迸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

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子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

得

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

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不以孝德賜同類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 闕失 四王之王也 禹湯文武 樹德而濟同欲焉 樹立也濟成也 五伯之霸

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

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諸侯害

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爲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橈敗震動橈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令若不幸則從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
而復於寡君藉薦復白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
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
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賜
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
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
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疏注范文子

代荀庚　正義曰宣十二年邲之戰傳稱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十三年晉殺先縠當是士會佐中軍郤克將上軍不知誰代郤克佐上軍疑是荀首爲之十六年士會將中軍則林父卒矣當是郤克佐中軍疑是荀首將上軍荀庚佐之十七年士會請老郤克將中軍當是荀首佐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楚巫對莊王云知罃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則荀首於莊王之世巳佐中軍明士會老後郤克遷而荀首代也首於邲戰尚爲大夫不應宣之末年得佐中軍故疑先縠死後代郤克佐上軍也明年荀庚來聘傳稱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則此時荀庚將上軍矣林父卒來巳久不應始用荀庚故疑林父卒後荀庚即佐上軍士會老後荀庚轉將上軍故杜以爲士燮代荀庚也邲戰以來趙朔無代令欒書將下軍則趙朔卒矣故知欒書代趙朔不知此時誰代欒書佐下軍也

注中軍至不息　正義曰以郤克爲中軍之將言巳之傷

而未絕鼓音明是法當自執旗鼓也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上云齊侯親鼓則天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衆　若之至事也正義曰郤克云余病矣言已不堪擊鼓欲有退軍之意故責之云如之何其以身病之故欲喪敗君之大事也　援枹而鼓　正義曰說文云援引也枹擊鼓杖也援枹而鼓謂引杖以擊之　注居中至在左　正義曰韓厥爲司馬亦是軍之諸將也以夢之故乃居中爲御明其本不當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須云此御以此知自非元帥其餘軍之諸將皆御者在中將在左　注齊侯不知戎禮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曰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宣二年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是戎事以殺敵爲禮齊侯謂射君子爲非禮者乃是齊侯不知戎禮也　皆肘之　正義曰說文云肘臂節也謂左右爲凶處故以肘排退之　韓厥俛定其右正義曰言此者爲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俯故不覺其

易綦毋張盡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　注輚士車　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鄭玄云棧車不革鞔而漆之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鄭玄云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然則弇者謂上狹下闊也輚與棧字異音義同耳　韓厥至以進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晉語云靡笄之役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之禮也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杜不引之者蓋彼此不甚相當故也　注重其至求之　正義曰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今知不然者以傳文三入在前三出在後若用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今入齊軍得以三入在前今齊侯既先

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無入何得云三入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爲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厲退者每出之文別自爲義不計上之三出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　注媚人至所得　正義曰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即國佐也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甑也下云予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爲之傳文王在甗磬之閒明二者皆是玉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言齊滅而云滅紀所得者紀侯被偪而去後齊收其民人又取其珍寶此則與滅無異故爲此解　蕭同至類也乎正義曰蕭同叔子非他人是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言之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諸侯之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非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親其類今輕慢其母不愛同類即是違王命也杰此王命

何乎今輕齊侯之母亦是輕晉侯之母自輕其母即是不孝且告語諸侯云以母爲質是此者以不孝之事令諸侯也詩之意言孝子所以行孝不爲匱乏之道故以孝道長賜女之族類諸侯皆晉侯之類晉侯皆以孝德賜同類若以不孝之事號令諸侯其無乃非是以孝德賜同類乎責其違孝道也所引詩者大雅既醉之篇　詩曰至其畝

正義曰此詩小雅信南山之篇　四王至之欲　正義曰禹湯文武四王之王天下也立德於民而成其同欲民有所欲上即同之東畝南畝皆順民意五伯之霸諸侯也唯勤勞其功而撫順之以奉事王命而已不敢王之制度也吾子求合諸侯以快其無疆畔之欲止求自快已欲不與民同是違王霸之政也　注夏伯至晉文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

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詩曰至害焉
正義曰詩商頌言成湯布政優優然而寬故百種福祿於
是聚歸之子實不能優寬而自棄福祿於諸侯何害言不
能爲諸侯害也所引詩者商頌長發之篇　注戰而曰犒
爲孫辭　正義曰士卒之勞於外師衆枯槁以酒食勞之
謂之犒師此以師拒戰非犒勞之義而亦稱犒者言以此
師衆往當待之如以酒食犒之然爲孫順之辭耳　注言
宁至從命　正義曰言於先宁全福幸之時尚不違晉故
言亦云從也是指其實事劉炫以爲齊人請戰言敝邑脫
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虛稱未然之事乖違文勢上下苟
異杜氏而規其過非也　注藉薦復白也　正義曰禮承
玉之物名爲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爲薦也復者報命於
君故爲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爲
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
言可用藉手矣　注上鄭至史闕　正義曰定八年經書
公會晉師于瓦此獨不書故云史闕謂舊史先闕故仲尼

脩經無之　賜三至之服　正義曰周禮典命公之孤四
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
如之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服司馬
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之服
於卿言賜於大夫言受互相足也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
司空等皆一命者春秋之時其事已異於周禮故大夫一
命　注三帥至之物　正義曰三卿各統一軍故摠稱三
帥魯君之賜晉臣正可知其法所得服改新以與之耳不
得特命他臣發初賜以此物且彼若先無此物則無由敢
受魯賜故杜以爲此三帥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
新并此車所建之旌旗所著之衣服皆賜之也案釋例先
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數爲差其受之
於王則稱大杜言革路若木路者或用革或用木也知受
之於王則稱大者鄭子蟜叔孫穆子受之於王皆稱大是
也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故云大路金路是諸侯車之
尊者亦稱大則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王路天子車之尊

者亦稱大故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言所建所服之物者周禮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巾車又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又云凡田冠弁服然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是韋弁冠弁劉炫以爲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義也今知不然者杜以穆叔子蟜嘗受王路故杜據而言之釋例懸云受王大路之賜言先路者傾傳先路之文故也劉以爲嘗受晉君賜而規杜氏非也　注晉司至侯賜

正義曰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仍有爲卿之嫌故云晉司馬司空皆大夫也明他國以爲卿晉以爲大夫也輿帥至於亞旅本是大夫官名故又云亦大夫也軍行有此大夫從者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次於卿是衆大夫也無專職掌散共軍事故後言之直言受服嫌非魯賜故云皆魯侯賜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

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君言何用爲臣

疏注燒蛤至從葬正義曰晉語云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鄭玄云大水謂淮也大蛤曰蜃則蜃者蛤之類也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鄭玄云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是用蜃以瘞壙也

禮檀弓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鄭玄云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也不解塗車當是用泥爲車也傳言益車馬者謂用此塗車芻馬益多於常故云多埋車馬也鄭玄云殺人以衛死者曰殉言殉還其左右也言始用殉則自此以後宋君葬常用殉故謂此爲始也劉炫以爲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知不然者杜以傳用蜃炭共文故知燒蛤爲炭又且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劉君以爲用蜃復用炭而規杜氏非也 注重猶多也 正義曰重謂重疊故猶多多爲明器也言器備者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用器弓矢耒耜敦杅槃匜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其器有共用之器有備禦之器故言器備 注四阿至王禮 正義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爲四注椁也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横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從二横三以負土則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幹也舍

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榦在牆之旁則知此榦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為旁飾上飾也言椁有棺有則是本不當有言其厚葬譏其奢僭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四阿榦檜皆是王之禮也蜃炭言用亦本不當用其蜃炭蓋亦王之禮也車馬器備法得有之言益言重但譏其多耳殉則本不得然非譏其僭　注若言何用為臣　正義曰言何用為臣是不成臣也言雖有若無

九

劉君還以為不成臣與杜義無別而規杜氏非也

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

常以葬至葬行此禮

【疏】哭於至以葬　正義曰哭於大門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面衛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西面各從賓主之位婦人哭於門内謂門内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也至於三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以至於葬沈氏云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令三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　注喪位婦人哭於堂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坐于西方内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又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是喪位婦人哭於堂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

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周書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弒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

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

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

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疏周書至謂也　正義曰周書康誥之篇周公述文王之事以告康叔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巫臣既引其言乃申其意言文王能為此行故所以造周國也務崇之謂務欲崇益道德務去之謂務欲去其刑罰　夭子蠻殺御叔　正義曰子蠻御叔白以短命死耳似天鍾美於是致使物無兩大故亦以二事為夏姬之罪　歸吾聘女　正義曰禮記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道之云女歸鄭國吾依禮聘女以為妻也　注至郤克族子　正義曰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蒲城鵲居居生至如世本克是豹之曾孫至是豹之玄孫於克為二從兄弟子　注禁錮勿令仕　正義曰說文云錮鑄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宦者其事亦似之故謂之禁錮

今世猶然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

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十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二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 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 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 儕等 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 閱民戶口 已責 棄逋責 逮鰥 施及老鰥 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 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 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 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 使臧孫往 臧孫宣叔也 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

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之

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塈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

忠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殺以散亡周以衆興

疏注王卒至之位　正義曰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車此云彭名御戎知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軍則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故御戎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令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下注云乘楚王車爲左右是二君皆在車之上也　注齊大至卿也　正義曰諸大夫盟會經貶之稱人或摠言大夫若實是國卿本合書名者傳即顯其名氏若本是大夫不合書名者傳直言其大

夫見其貶與不貶俱當稱人故不復言其名氏此傳言齊國之大夫傳不顯其名爲非卿故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經書戊寅大夫盟傳云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寗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於時會上鄭之下有曹莒邾薛杞而小邾之大夫最處其下舉小邾而上包之此盟鄭人之下有齊曹邾薛鄫俱是大夫齊最在上舉齊而下揔之止爲齊若是卿則合言名氏此會非卿故舉齊也　注匱乏也　正義曰私竊爲盟盟終不固此盟是匱乏之道也傳既言匱盟以解經又自解名曰匱盟之意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此是匱乏之盟也諸侯之卿竊與楚盟而仲尼貶之言其不應背晉故責之也責諸侯之背晉是成晉爲盟主也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而私與衛侯宋皇瑗盟彼畏吳而竊相與盟不貶者不與吳爲盟主言其私盟可許但魯自畏吳不書其盟其情無可責也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書盟而貶其卿此所以與晉爲盟主也吳之彊大始於會

鄫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狄禮儀不與則盟神不歆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衛三國私盟可許故無貶文是也若然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彼二者皆顯與楚盟並無異責此竊與楚盟而貶之者當僖公之時齊桓已卒晉文未興中國無伯唯彊是與雖遠共楚盟無所可責此時晉爲盟主堪率諸侯私竊爲盟心實畏晉故貶之云然諸侯之卿畏晉容可貶之楚之彊盛恒與晉敵非是畏晉卿亦貶者楚既彊盛應顯然作盟今私竊受盟不敢宣露亦是畏晉之義且成晉爲伯事須貶楚　注乘楚至之別　正義曰小國之從大國其征伐也皆自乘其車自率其軍至戰陳之時與同出力耳此二君棄己之車乘楚之乘乃爲楚王左右則是失位既失其位非復國君故儕與盟會並皆不序經書楚師鄭師侵衛於時蔡許在矣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蔡許亦在也及

盟又蔡許之君在焉侵也會也盟也三事並失其位經悉不書故傳於盟下釋之明上侵衛會蜀皆失位也舊說諸侯之貶亦書爲人杜意謂諸侯之貶不至於人故因此而又明之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則全不見經此是君臣之別明貶諸侯無稱人之法也　詩曰至攸塈　正義曰此大雅假樂之篇　大誓至衆也　正義曰泰誓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言大誓所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

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囚俘禁淫慝也淫慝爲越掠百姓取囚俘也令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

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疏】注三吏三公也　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玄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故知三吏三公也　禮之至一等　正義曰如使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不得依獻捷之禮其獻捷之禮王待之必重於告慶之禮鞏朔晉之上軍大夫也縱使得如獻捷之禮亦當降卿禮一等傳言降於卿禮一等以見王待鞏朔不失禮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疏注宋衛至禮也正義曰僖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公侯曰子傳因未葬而發在喪之例是先君未葬嗣君不得稱爵以會諸侯也知非踰年得成君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王既踰年矣猶不得稱王命臣知諸侯雖則踰年但是未葬不得稱爵以接鄰國正以王不命臣明知其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疏注三年至哭之正義曰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

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二傳皆以新宮爲宣宮三日哭爲得禮故杜依用之宣公以其十八年冬十月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祥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新宮禮檀弓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鄭玄云謂人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記稱新宮火者指此新宮災耳傳例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三家經傳有五字皆爲災鄭玄以爲人火雖非其義要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是其善得禮也哀三年桓宮僖宮災不言哭而此言三日哭者釋例曰新宮者宣公之廟父廟也諒闇始闋而遇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異於餘廟也

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緩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雩無傳以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

疏及荀庚盟　正義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魯之微者及之也此言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郤犨盟皆是公自及之非臣及之也知者僖二十八年傳晉欒枝入盟鄭伯襄十一年傳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臣對君者皆君自與盟知此使來亦公自與盟也上言來聘盟又不地盟於國都公親可知故不言公

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疏注不書至辭略　正義曰直舉國名傳無其說知是告辭略故史異文耳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

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剌無知也此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冬鄭伯伐許先後並無貶責何獨於此伐偏剌之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鄤覆伏兵敗諸丘輿鄤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爲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

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二

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爲己王曰
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
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
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
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
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
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

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疏注以血至釁鼓　正義曰說文釁血祭也禮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釁廟以血塗廟知釁鼓以血塗鼓也　然則德我乎　正義曰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爲德論語以德報德傳稱王德狄人皆是也死且不朽　正義曰懷荷君恩身雖死而朽腐此恩不朽腐也死尚不朽以示其至死不忘也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　晉郤克衞孫良

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疏注宣十至討之　正義曰謂赤狄餘民散入咎如之內令伐咎如者來就咎如之內討彼赤狄餘黨然廧咎如容赤狄餘民則咎如亦赤狄矣劉炫以為廧咎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今知不然者以赤狄之國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臯落氏等皆是其類並為建國假令潞氏甲氏鐸辰臯落雖滅自外猶存則是不滅者多止應言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且伐者聲其鍾鼓討者責其罪狀以廧咎如容受赤狄餘黨故伐而討責若以廧咎如即是赤狄之餘應取土地興兵絕滅何當唯伐討而已劉以廧咎如即是赤狄之餘而規杜非也　注此傳至四字　正義曰傳言上失民也釋經潰文若經無潰文則傳無所解故疑經闕此四字釋例曰傳云廧咎如潰上失

民也今經但言伐𢊍咎如無𢊍咎如潰之文若經本無此文則丘明爲横益經文而加失民之傳也是言知經闕之意也文三年潰逃已有例矣復發傳者嫌夷狄異於中國故重發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

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疏其位在三

正義曰於時郤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注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又言衛在晉不得爲次國則以衛爲小國荀庚若是中卿自然當先晉矣乃云晉爲盟主其將先之直以盟主先晉明是二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晉立三軍將佐有六第三猶爲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三是其正故定以三人爲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年賜晉三帥皆以三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

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　注春秋至小國　正義曰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以土地之大小命數爲等差也春秋之世彊陵弱大吞小爵雖不能自改地則以力外降諸侯聚會彊者爲雄史書時事大小爲序此事不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傳子產諭晉曰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是晉有方千里者三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於晉不過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爲次國其爲次國者當齊秦乎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　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　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

注韓厥至六軍　正義曰杜知韓厥爲新中軍及上下新軍將佐者以下六年傳云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時晉更增置新中上下三軍韓厥將新中軍名居其首故杜依名配其將佐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爲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疏將授玉　正義曰玉謂所執之圭也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於此時郤克趨進故記之

也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然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竊原馬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　注戎朝異服　正義曰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禮玉藻記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迎聘客尚以皮弁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皮弁也鄭玄云韋弁以靺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靺韋之跗注是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朝異服也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

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疏冬城鄆正義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成十

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爲公欲叛晉故城鄆以爲備當西鄆也 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疏 通嗣君也 正義曰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其事與此一也謂君初即位聘鄰國耳在魯而出謂之始聘自外而來謂之通嗣君言彼君嗣位以來未與魯通於此始通之也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廁而死 詩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太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

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皐縣東有汜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在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

反名爲明年許惄鄭於楚張本[疏]注汜祭至汜水　正義曰杜注滎陽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南汜知此汜祭非彼二汜而以成皐縣東有汜水者以傳爲晉伐鄭取汜祭既爲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汜水也字書水旁巳爲汜水旁巳爲汜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爲汜今汜水上源謂汜谷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疏]杞叔姬來歸　正義曰杞既出之繼稱杞者雜記曰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鄭玄云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

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

馮翊夏陽縣北【疏】注記異也　正義曰公羊傳曰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公羊以爲非常爲異害物爲災此山崩無所害故爲異也

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屛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屛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獲趙氏舍我何害

弗聽嬰夢天使謂巳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遺爲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疏注自告貞伯從人　正義曰嫌告趙嬰使人故云自告貞伯從人也若告趙嬰使人不得云神福仁而禍淫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故大國也

疏注野饋至大國　正義曰釋詁云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饋也彼言野饋饋田農在野之人此言野饋饋在野行路

之人俱是在野皆以野言之謂之鄙者言其運糧饋之彼自送女而往饋之者敬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其

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疏注捷邪出 正義曰捷亦速也方行則遲邪出則速捷是辭謂邪行小道爲捷徑是捷爲邪出 注車無文 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皆不言車有文飾其下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鄭玄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耳墨車不畫也孤之車尚有瑑約明諸侯之車必有瑑約詩所謂約軝錯衡是其事也乘縵車無文蓋乘大夫墨車也覲禮侯氏乘墨車乃覲鄭玄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彼爲適王尚乘墨車明此山崩降服亦乘墨車也 注舍於郊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秦伯以師敗于殽素服郊次此言出次降服明亦次於郊也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注云辟正寢與此文互相見也 許靈

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郔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

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在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疏注經在至衍文　正義曰傳不虛舉經文此無所明又上下倒錯諸家之傳又悉無此言必是衍文此杜以疑事毋質不敢輒去之耳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

立武宮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疏注魯人至後世　正義曰杜以傳稱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鞌在二年今始立武宮故云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追思鞌戰以爲已功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廟以告戰勝之事欲以章示後世明已之功也其意言築爲武

軍又作武公之廟公羊傳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是立宮爲武公廟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其廟毀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爲不毀之廟禮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言其世世不毀劉炫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今知不然者以下傳云駭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是丘明譏魯立武以章武功明非徒築宮而已又宣十二年潘黨請築武軍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武非吾功遂不敢築武軍以明武功此則丘明譏魯章武功明亦築武軍也若其唯築武宮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宮不得單稱武也劉以爲唯築武公之宮而規杜非也

取鄟 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 前年同盟蟲牢 秋仲孫蔑叔孫

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

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

疏注禮授至東過正義曰聘禮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玄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之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也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不敵故授玉于東楹之間國君來朝尊卑禮敵且傳言東楹之東以譏鄭伯行速

明證當授王于兩楹之間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荅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注宣十至譏之　正義曰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若爲禱而立可以不言禱也無驗之說故不可從取鄟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

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鹽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

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
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
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
薄水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
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
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
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
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

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爲季孫如晉傳

疏　沃饒至失也　正義曰土田良沃五穀饒多民豐則國利財多則君樂其處不可失也

注盬鹽至池是　正義曰說文云盬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物一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然則盬是鹽之名盬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盬餘鹽不名盬也

注路寢之庭　正義曰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知寢庭是路寢之庭也沈氏云大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旣爲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其路門之外朝則司士掌焉故司士掌治朝之儀治朝則路門之外每日治朝事

之朝也其庫門之外朝則朝士掌焉故朝士云掌外朝之
法此是詢衆庶問罪人之處也凡人君内朝二外朝一内
朝二者路門内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
侯三門臯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
朝在雉門外　注惡疾疢覯成也　正義曰下云土原水
深居之不疾此云土薄水淺必居之多疾以此知惡是疾
疢也爾雅訓覯爲見杜以惡爲疾疢疾疢非難見之物唯
苦其病成耳故訓覯爲成言其病易成由水土惡故也
易覯至墊隘　正義曰疾疢易成則下民愁苦民既愁苦
則必羸困羸困而謂之墊隘者方言云墊下也地之下濕
狹隘猶人之羸瘦困苦故杜以墊隘爲羸困也　且民至
利也　正義曰民有災患則不暇從上無災患則從教化
十者數之小成故云十世之利也　注財易至驕侈　正
義曰魯語敬姜云昔者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居之勞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

民莫不向義勞也敬姜此語自是激發之辭未必聖王盡然要亦有此理也大史公書稱武王克殷患殷民富侈大史公曰奢昏厚葬以破其產爲其富而驕佚故設法以貧之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後教爲其貧而無恥欲營生以富之也此皆觀民設教故其理不同若還都近監則民皆商販則富者彌富驕侈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致貧富者削貧而爲富惡民之富乃是惡民之貧欲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 注近實則民不務本 正義曰農者人之本也商販事之末也若民居近實則棄本逐末廢農爲商則貧富兼幷若貧富兼幷則貧多富少貧者無財以共官富者不可以倍稅賦稅少則公室貧也

六月鄭悼公卒 終士貞伯之言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晉人命聲伯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

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

地

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

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疏子之佐十一人 正義曰服虔云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罃將新下軍趙旃佐之 注商書洪範 正義曰武王克殷始作洪範今見在周書傳謂之商書者以箕子商人所陳故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

疏鼷鼠至免牛　正義曰釋獸云鼷鼠李巡曰鼷鼩鼠一名鼷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改卜牛下重言鼷鼠又食其角不重言牛者何休云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改卜牲食角者言乃免牛則前食角者亦免之矣從下免省文也　注稱牛至禮也　正義曰僖三十一年傳曰牛卜日曰牲今稱牛是未卜日也免放也放不殺遂不郊也

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冬大雩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疏詩曰至有定　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爲楚伐鄭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疏曹宣公來朝　正義曰此文及八年傳召桓公來賜公命並無所解釋而虛載經文者釋例曰其經傳事同而文異者或告命之辭有差異或氏族名號當須互見此蓋須互見名號故舉之也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氾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

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

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

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以兩至一焉　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言之者婉句耳凡將一百二十五人適吳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也凡舍九乘車二十五人與吳矣發首言兩之一者爲

舍此兩之一故先言之又言卒者見巫臣所將非唯有一兩也司馬法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傳言偏不言大當是留九乘車矣唯言留一偏不見元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丘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誤本文蘇氏云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則以去時十五乘車傳不言者以舍既稱偏明去時有車可知從省文也沈氏云聘使未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爲方欲教吳戰陳故與常不同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疏注戚林至屬晉　正義曰傳言晉反戚焉則戚已屬晉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不言叛故解之戚是孫氏世所食邑林父出奔之後戚自從隨而屬晉非林父入而將去故不言叛也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

注昏聘至之父 正義曰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華元斯始告魯欲圖爲昏昏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采鄭玄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可求媒於他國自使臣行則亦媒之義昏有六禮下達之後初有納采擇之禮既行納采其日即行問名問女之名將歸卜其吉凶也

歸既卜得吉又使使者往告謂之納吉納吉則昏禮定矣復遣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禮士禮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其諸侯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納幣以後又有請期親迎是之謂六禮也計華元來聘之後當有納采納吉二使二使之後乃次納幣今唯書納幣者納采納吉其使非卿故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士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納幣逆女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是言聘女不應使卿今華元以卿將命故特書之也隱二年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者

文十六年傳文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曰原屏咎之

從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疏 注傳曰至稱名 正義曰傳稱莊姬譖之則是同括無罪大夫無罪見殺例不書名此並書名故解之宣十二年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而妄叨高位宜其見討今雖實不作亂從告而稱其名言從告者凡殺大夫必以其實有罪告不肯言其無罪魯史詳其曲直乃立其文故所書或從或否耳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疏 注諸侯至通稱 正義曰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亦無正禮唯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明當即位即賜之命今八年乃來是緩也隱元年宰咺來賵爲其緩書名以譏之此亦緩也而不譏之者彼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子氏未薨而豫凶事所

失者大故特譏之春秋之時賜命禮廢唯文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死後追賜其餘皆不得賜苟以得之爲榮故不復譏其綏也且賜之以圭者爲朝而合瑞會尚不朝天子不宜譏天子賜綏也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説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公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杜用彼説也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内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内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左氏無此義故杜不從之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弃猶以成人禮書之然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先謀而稱

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

衛人來媵

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

疏注古者至媵之正義曰莊十九年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是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也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是夫人與媵皆同姓之國也魯衛同姓故來媵之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辭稱惷愚不教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人倫之義既固上足以奉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鞌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疏

注餞送行飲酒 正義曰詩大雅韓奕篇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是餞爲送行飲酒也

大國至盟主 正義曰義者宜也事得其宜謂之爲

義汶陽之田宜其歸魯是歸魯爲義歸齊不義大國當制其義事以爲諸侯之盟主　信以至解體　正義曰言之有信義事乃行是信以行義事必以義命乃成就故義以成命也杖信以行義事以義而命諸侯故小國所望而歸之懷歸也言而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是則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謂事晉之心皆踈慢也

詩曰至其德　正義曰衛風氓之篇　詩曰至言之　正義曰詩大雅板之篇也言王者之所圖謀其事未能長遠我以是故用大道諫王行父今亦懼晉之不能遠圖而因此以失諸侯是以敢私言之私布此言即是大諫也

晉欒書侵蔡　六年未得志故　遂侵楚獲申驪　申驪楚大夫　楚師之還也　謂六年遇於繞角時　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

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

喻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

用善人不語助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

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

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疏楚師之還 正義曰還在六年不於彼言者因其令獲申驪追言六年侵沈述欒書得從善之功故於此并言之 詩曰王作人 正義曰大雅旱麓之篇

聲伯如莒逆也自爲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夏宋公使公孫

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疏注穆姜之女正義曰明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還稱宋土之樂穆姜出拜謝之知是穆姜所生之女也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爲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

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疏注趙武至養也

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爲司寇追論趙盾弒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巳死矣同括爲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輙廁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

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　夫豈至免也　正義曰此趙同趙括謂天祿之父祖若桀紂之輩雖邪辟子孫賴禹湯之功而食天祿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召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　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虞度也　對曰夫狡焉　狡猾之人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為命　勇夫重閉況國

乎爲明年莒潰傳疏注渠丘至蘧里正義曰十四年莒子朱卒知渠丘公即是朱也渠丘莒之邑名夷不當有謚或作別號此朱以邑名爲號不知其故何也唯然正義曰俗本唯作雖今定本作唯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衞人來

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疏衛人至則否　正義曰膏肓以爲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云禮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

宋致女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晉人來媵 媵伯姬也

疏 注女嫁至之好 正義曰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二者其間並近三月禮婦入三月廟見知致女必以三月蓋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致其成婦之禮存謙敬序殷勤所以篤昏姻之好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以彼言聘而實是致女故二注皆言使大夫隨加聘問爲此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

疏 注五同盟 正義曰無野以宣十年即位此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又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此年于蒲皆魯齊俱在是五同盟也

晉人執鄭

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

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疏注魯邑至書時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文在十二月上而云書時也即是閏月城之閏月半後即是十二月節故水昏已正而城之是得時也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爲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爲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爲魯故）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爲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

爲致女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爲晉人執鄭伯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

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
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
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
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
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
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

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疏 注南冠楚冠 正義曰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解豸冠也古有解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角形爲冠令觸人也 注泠人樂官 正義曰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於泠官鄭玄云泠官樂官也泠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泠官呂氏春秋稱黃帝使泠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

昭二十一年傳景王鑄無射泠州鳩非之是泠氏世掌樂官也周語云景王鑄鐘成泠人告和魯語云泠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稱泠人詩稱泠官是泠爲樂官之名也　注舍其至至誠　正義曰楚王既爲君矣不言爲君時事而遠稱大子者若言爲君時事嫌爲君隱惡或疑已在君位矯情爲善舍其當時近事遠稱大子少小者未爲君時不須隱蔽以示天性自然言其從小如此以明己之至誠無所私也禮君前臣名字則貴於名此道二卿之名不言字是尊晉君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十月

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

疏

注浹辰十二日也 正義曰浹為周帀也從甲至癸為十日從子至亥為十二辰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謂周甲癸十日此言浹辰謂周子亥十二辰故為十二日也 無棄菅蒯 正義曰釋草云

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陸璣毛詩疏曰菅似茅滑澤無毛朋宜為索漚及曝尤善蒯與菅連亦菅之類喪服疏屨者傳曰藨蒯之菲也可以為屨明朋如菅並可代絲麻之乏故云無棄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請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

【疏】注卜常至故書　正義曰曲禮論卜筮云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則卜者每旬一卜傳稱啓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期此云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僖三十一年傳云禮不卜常祀不應卜而卜以不吉而不郊皆非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

【疏】注晉侯至之禮　正義曰如傳文知晉侯是大子也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君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爲州蒲誤耳今定本作滿傳無譏文知譏其生代父位失人子之禮者傳稱凡在喪公

侯曰子父喪代位尚不稱君生代父位譏之必矣傳言立大子以爲君若其不譏則不須此傳是顯其譏之意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疏】注六同盟　正義曰獳以宣九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元年于赤棘二年于袁婁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晉俱在是六同盟也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糴茷晉大夫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衞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衞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

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用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熒陽卷縣東有脩武亭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厲被髮及

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也）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

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爲公田者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疏】注厲鬼至故怒 正義曰鬼怒言殺余孫不義必是枉死者之祖也景公即位以來唯枉殺趙同趙括故知是趙氏之先祖趙氏先祖其人非

一鬼不自言其名未知誰之鬼世本云公明生趙夙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則括之祖公明是也服虔又以爲公明之鬼凡爲疫癘之鬼皆妖邪之氣未必眞是彼人故杜不復指斥

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正義曰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爲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臅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爲釋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叔禽叔申弟

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疏 注叔禽叔申弟 正義曰此無文也以禽與申俱死當是坐其兄弟知是弟也

忠爲至令乎 正義曰言叔申忠誠爲此令善之德施之於鄭伯施非得其善人

猶尚不可何況不有令德者乎言令德者往年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是也

秋公如晉親吊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是春晉使羅茷至楚結成晉謂魯二於楚故留公須羅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八

修職郎衢州州學教授趙